最高法对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4条作出补充规定

单方非法债务,夫妻不共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新增两款,分别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同时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作出的补充规定,在家事审判工作中正确处理夫妻债务,依法保护夫妻双方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推进和谐健康诚信经济社会建设。

制图/闫平

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进行了补充,强调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未举债方责任确定 须经审判程序

通知明确提出,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在审理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案件中,应当按照民诉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则上应当传唤夫妻双方本人和案件其他当事人本人到庭,庭审中应当要求有关当事人和证人签署保证书。未具名举债一方不能提供证据,但能够提供证据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对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要依法予以惩处。

通知规定,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当事人之间关系及其到庭情况、借贷金额、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

通知强调,要防止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仅凭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债务的简单做法。在当事人举证基础上,要注意依职权查明举债一方作出有悖常理的自认的真实性。

在区分合法债务和非法债务,对非法债务不予保护的基础上,该通知还明确提出,对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夫妻一方举债用于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而向其出借款项,不予法律保护;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后用于个人违法犯罪活动,举债人就该债务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不予支持。

案件执行 生存权益高于债权

在相关案件执行工作方面,该通知提出,要树立生存权益高于债权的理念,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执行涉及到夫妻双方的工资、住房等财产权益,甚至可能损害其基本生存权益的,应当保留夫妻双方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执行夫妻名下住房时,应保障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一般不得拍卖、变卖或抵债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

通知同时强调,在处理夫妻债务案件时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原则。要制裁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的虚假诉讼,对涉嫌虚假诉讼等犯罪的,特别是虚构债务的犯罪,应依法将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大家事审判对下指导力度,就家事审判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统一裁判尺度。同时将积极配合相关立法工作,对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夫妻财产问题、夫妻债务等问题进行分析研判,更好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

据新华网

千年宋瓷破损,快递只赔千元

案情>>
38元快递空运宋朝瓷碗

1月16日,深圳成君先生在南充高坪城区的临时住处给顺丰快递打电话,说要快递一东西到河南郑州。快递服务点孙姓小伙子到后,成先生向他打开一个盒子,告诉他这是一个南宋时期的双鱼瓷碗,非常珍贵,快递过程千万不能打碎。因为已经联系好了郑州的买家,双方约定的成交价12万元。检查后,收货员将瓷碗及装瓷碗的盒子一并取走。

但是,第二天下午,郑州王先生收到快件拆包验货时,发现双鱼瓷碗有一个小缺口,就打电话问成先生怎么办?成先生告诉对方暂不收货,等待快递公司处理意见,双方暂缓交易。

随后这只瓷碗留在了顺丰快递,对方说3天内给出处理结果。顺丰快递理赔中心已请文物专家对瓷器进行了鉴定,确定为南宋影青真品,因为成先生没有保价,根据该公司相关规定,最高只能赔偿1000元。

成先生告诉记者,他曾十多次快递藏品,最贵的一次快递是价值20多万元的藏品,也没有保价。以前每次快递时,一般都是成先生自己包装好,"可是收货员验货又再打开检查,这次就喊快递公司自己包装,他们也有专门的填充物。"

从验货时的图片来看,虽然装碗的盒子外面包得很结实,可盒内却没装填充物。成先生认为,顺丰快递在此次宋瓷快递中存在重大瑕疵,应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

激辩>>
责任划分网友有争议

顺丰快递接了成先生完好的千年宋瓷,收货时却破了,责任咋个划分?此事引发网友激烈争辨。

有网友认为:"快递公司不能引用霸王条款。""收货员是专业人员,为什么不提醒客户进行保价?保单上的"提醒"事实上没有起到提醒的作用,快递公司不能以客户没保价为自己开脱。"

"快递公司该怎样快递易碎品,难道公司不会进行专门的培训?像千年宋瓷这样贵重的易碎品,从收货到交货,是不是该有一套特别的程序?"

但也有人认为:"不保价快递,宋瓷是'碰瓷'。"

"古董都敢邮寄?"

"咋想的,用快递寄古玩,碰瓷呢。要是人寄比较贵重的东西,肯定会买保险。"

"寄前都拍了照片,怕是精心准备讹快递公司吧!"

对于网上各种评论,成先生表示自己内心坦荡。他说"在收货前由顺丰快递员当面验货,自己还专门拍照留存,已向买家表明,这只千年宋瓷完好无损。真要是讹快递公司,我肯定会主动进行保价的。再说,快递过程中的破损是新鲜的裂痕,我怎么可能拿这么贵重的东西来'碰瓷',市场上仿品多,要'碰瓷'也不用真货吧。"

据《华西都市报》

律师点评

快递公司无保价限额之说

《邮政法》不适用快递公司

根据《邮政法》的规定,邮递保价限额只适用于邮政企业,而不适用于普通的私营快递企业。由于本案件当事人一方为私营快递企业,因此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规定单笔快递损失的赔偿上限,这并不违反民法意思自治的精神。

在本案中,寄件人并未办理保价,故若按照快递合同条款执行,快递公司有权在合同的约定范围内履行义务进行赔偿,寄件人得到的赔偿相较于瓷器的价值会少很多。若寄件人办理了保价,寄件人与快递公司通过保价条款的约定可以对瓷器的整体价值进行保价,在支付保价费用后可以获得全额赔偿。

赔偿依据是过错认定

格式合同,通俗来讲就是有关条款全部或部分由当事人一方预先确定的合同。例如,我们寄快递填写的快递单背面就有相关的合同条款内容,当寄件人在快递单上签名并交付快递费后,该合同即成立并生效。根据《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下列情况下格式条款无效:条款本身具有无效情形的;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的,或者提供格式合同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具体到本案中,双方缔约合同后,快递方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即将邮寄物品安全送至目的地。但是因快递公司的种种原因导致瓷器受损,其并未审慎履行合同义务,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并没有争议。

问题的关键在于快递公司究竟应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这需要分情况看待:若快递方在邮寄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所邮寄的瓷器受损的,属于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况,快递企业应向消费者全额赔偿。若快递方在邮寄过程中并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那么格式合同条款有效,快递方按照合同约定做出赔偿即可。

点评律师:胡琳超
北京国浩律师事务所
电话:15652947470

身边案例

男子状告前女友 追讨红包和转账

男子阿成(化名)跟女友小梅分手后,把小梅告上了法庭,追讨恋爱期间的大笔微信红包与银行转账,累计6万多元,其中微信红包3000多元。

案情:
恋爱2个月送礼6万多

2015年下半年,阿成对美女小梅一见钟情,并开始千方百计地追求她。根据阿成提交的电子邮件显示,阿成的正式表白是2016年5月底,但是到了9月两个人关系变差了。但小梅则说7月底时觉得阿成性格偏激,就开始疏远阿成了。

从5月份开始到7月份,阿成多次通过银行转账,还有大量的微信红包向小梅送钱。经双方确认,银行转账有4次,合计6万多元。而微信红包转账则有11次,合计3000多元。在这11个微信红包里面,金额最高的一次是2013.14元,其他的多是168.88元、199.99元等吉利数字的红包。

两人分手后,阿成认为小梅是在骗自己钱,先是到派出所以遭遇诈骗为由报警,但警方了解情况后不予受理。于是阿成又一纸诉状以民间借贷为由把小梅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小梅偿还7.3万元及利息,并赔偿精神损失费3万元。

而小梅则在庭上答辩称,自己没有向阿成借款,那些钱阿成当时说是当礼物送给她的,所以才用微信发红包和银行转账。另外,微信转的2013.14元钱是表白,应该属于双方恋爱期间正常的赠与行为。

释案:
赠与钱款不可追回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的焦点在于确定转款行为是属于民间借贷还是恋爱期间的赠与,主要依据是要看行为人在行为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阿成的银行转账和微信红包转账均集中在2016年5月至7月之间,与两人确认的关系转暖和转冷时间段相吻合。

法院认为,阿成所列出的微信红包金额比较特殊,金额不大且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多含有"6、8、9"等吉祥数字,属于代表一定美好祝福含义的红包祝福。因此,推知阿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祝福而非借款,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成存有借款给小梅,到期让小梅还本付息的意思表示。银行转账虽然金额较大,但情况跟微信红包转账一样。

因此,法院认为,阿成的转款属自愿赠与,且赠与已经完成,并没有法定撤销情形,所以阿成的诉求应予以驳回,而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88元,由原告阿成负担。

据《广州日报》